

注释:

[1] 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上海文化》1996年第2期,第5~12页。

[2] 安德明:《多尔逊对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的论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66~71页。

作为国家基础文献的民间文学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人都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义不容辞地为民间文学争地位。原来被称为“摆龙门阵”、“日白”、“野曲”、“瞎话”的语言活动被一群学者认定为某种“文学”,等于是草帽换成了桂冠。民间文学也是文学呀。在近代以来不断为普通人争取平等与尊严的历史大趋势里,民间文学工作者无疑做了一件已经很了不起的事业。民间文学圈子的学人犹不甘心,还想在“文学”的台阶上把民间文学拔到最高,优选其中一些篇目,尊之为“经典文学”。这份用心是可敬的,但是坦率地说,其目的却难以达到。“民间文学”这个概念能够把涉及的对象纳入“文学”,其必要条件是用“民间”来修饰,其实是说它们虽然是文学,却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更不是标准意义、绝对不是经典的文学。其实,从民间文学的命名开始就约定了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论述民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有一个边界是不可逾越的,这就是“经典文学”,因为“民间文学”的基本意思就是非经典文学。

但是,用“经典文学”概念来提升民间文学价值和意义的用心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内中包含着某种正确的感觉:民众的语言艺术表达和交流借助“民间文学”概念仍然是边缘与末流的位置,尽管民众是公民的多数。这种状态从传统等级社会来看,算得上是进步;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来看,算不上功德圆满。民间文学工作者有心继续提升“民间”的地位,苦于不得门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世界开展以及在中国的盛况一下子鼓舞了这帮学者,把“民间文学”推上“经典文学”或“文学经典”,是一种顺势而为之努力。我个人也十分热衷在普通人的日常活动中寻找他们被平等对待、受尊重的机会和条件。我不认为我们把少数几篇民间文学作品命名为经典文学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但是这个思路给我启发,我认为我们大可作为的是引入“国家基础文献”的概念来达到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Folk-lore 在 1846 年被汤姆森拼造出来的时候是用“lore of the people”来注解的,而这个注解被习惯地翻译为“人民的知识”。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建议,可以把 folk-lore 翻译为“民间文献”。“知识”是一个内容概念,“文献”是一个载体概念。早期对于 folklore 的使用主要是指神话、故事、歌谣等语言体裁,也就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概念。即使是后来学界更流行把它的范围等于包括更广的“民俗”时候,也

有一派学者坚持用它仅指民间文学。我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里就在论证归入“民间文学”的内容并不都是文学，西村真志叶后来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里也在证明民众的语言实践要在民间文学体裁的内外同时理解。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采风、资料搜集到特定体裁的文本整理，积累了远远比民间文学范畴更丰富多样的文献。这些文献是专业工作者与民间传承人合作的产物。民俗学者（包括民间文学学者）的完整工作是在与传承人的合作中记录资料、整理文本，形成相应的文献，并在公共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把其中一部分文献确立为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众多项目确立为四级名录项目，使之成为经过行政程序确立的公共文化，实质上是在把它们确立为国家的基础文献。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立国家的基本文献（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其他的途径再确立国家基本文献），并不在意它们是不是“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遴选并不是在选经典，而是在选代表作。前者由杰出性决定，后者由代表性决定。杰出性是要参照专业的、职业的水准来判断的，而代表性完全是从项目与被认同的民众的关系来判断的。以代表性衡量，任何社群都会有他们的非遗代表作；但是以杰出性衡量，恐怕很多情况下都是要落空的。我们参透了非遗保护的价值和逻辑，就能够一下子明白“经典文学”的概念是不能让“民间”被广泛地肯定的。

我们现在要真正使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对“优秀”的标准是要慎重的。非遗保护的实践给我的启示是：与其谈优秀，不如贯彻代表性。把那些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的项目确立为地方或国家的基础文献，成为共享的文化，可能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今后更好地追求社会进步的着力点。

民间文学：经典属性的定位与建构

田兆元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0/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闵行，200241）

关于民间文学，过去的表达整体上是定位为下里巴人一类。虽然有一种认为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成长土壤与养成之道的说法，但是这也是拿作家的成长来提高地位，显然也是作家文学更高的潜台词。对于作家来说，有一些人的成长确实是与民间文学有关的，但是很多作家与民间文学是没有关系的。要说民间文学养成了作家文学，只能说是个案，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城市文学中，很难说有多少人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因此，拿作家文学被民间文学养成来说民间文学重要，并不是一条提高民间文学地位的理由。民间文学的地位建立，主要应该把经典建设放到首要位置。也就是说，必须将民间文学的经典类型建构起来，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也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